

诗性·声韵·光影

——论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的艺术审美与精神表达

◎刘海洋

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策划原创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以钱学森、郭永怀、黄旭华、袁隆平、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巨匠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融合合唱、朗诵、视频、话剧等多元艺术形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实践，搭建起一座联结科学与艺术、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该剧由阿古拉泰领衔创作，汇聚区内外多位知名艺术家联袂打造。

《脊梁》于2025年8月在第39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首演，并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2026年3月起在内蒙古巡演，所到之处反响热烈。该剧以鲜明的主题、浓郁的诗意和真挚的情感，展现中国科学家“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精神品质。

诗性：叙事美学的超越之路

诗剧之所以独特，源于其对艺术表达的高要求。它的语言必须凝练、精粹，讲究韵律和意象。“诗性”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更是一种叙事策略。戏剧的核心是情节的安排，然而对于以弘扬科学家精神为核心命题的舞台作品而言，仅仅依靠情节驱动的叙事逻辑往往力有不逮——因为科学家的伟大不仅体现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事件，更体现为一种深沉的精神状态、一种持久的情感张力。这种精神与情感，恰恰需要以“诗”的方式来捕捉和呈现。从篇章结构来看，《脊梁》六个篇章以“仰望星空”“母亲的呼唤”“无声的沉潜”“不灭的心灯”“永恒的心跳”“中国脊梁”铺展出多声部、多焦点的精神叙事。从初心启程、归国报国，到隐姓埋名、潜心科研，再到薪火相传、铸就脊梁，形成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的艺术闭环。

情景音乐诗剧的核心在于“诗”的在场。作为一部由诗人领衔主创的作品，《脊梁》的语言具有诗的质地。序幕《仰望星空》以合唱开篇，当“山与山也会相逢，水与水总能相见，只要风的脚步不停，小草也能跋涉万水千山”的歌词出现，借自然意象的比兴，将宏大主题转化为科学家于微小处铸就伟大的人生轨迹。“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科学家是有国籍的，科学是没有母语的，而科学家是要反哺母爱的。”这一经典独白，让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在舞台上掷地有声。《脊梁》的台词兼具磅礴气势与细腻温度，意象叙事的美学效应尤为深远。它使《脊梁》在叙事维度上超越了直抒胸臆的写实主义叙事，进入了“诗的真实”之境，让崇高的科学家精神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可触、可与之共鸣的生命力量。



声韵：听觉维度的精神升华

如果说“诗性”构成了《脊梁》的文本骨架，那么“声韵”则是这具骨架之上的血肉与呼吸，其在听觉维度上的成功，在于朗诵、合唱与配乐三重元素的高度融合。

芒来、刘凤至、张倩、董凯等朗诵艺术家携手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播音朗诵专业学生倾情演绎。朗诵艺术的本质，在于以声音的韵律、节奏、音色来赋予文字以第二次生命。朱光潜先生在《谈诗与朗诵》中指出：“理想的诗歌朗诵，必须要既能表达感情，又有音乐美。其中，表达感情是基础，顺着自然的倾向，是自发的，倾泻的，无控制的，容许金粒与泥沙俱下的；而音律的形式按照规律的要求却是自觉的，有控制的，不但要披沙拣金，而且要用一定的模型把金粒熔成一定的形象。”《脊梁》的朗诵实践正体现着这种“自然”与“控制”的辩证统一。在“无声的沉潜”篇章中，朗诵者以低缓而有力的声调，讲述了黄旭华、王承书等人将青春与生命交付给祖国国防与科技事业的奉献故事。台词中没有任何大声疾呼的慷慨激昂，观众却能从停顿节奏、气息变化、重音落点中，感受到一种不可言说的厚重。在“永恒的心跳”篇章中，朗诵者的声音由低回渐至高亢，讲述了“最后心跳献给祖国”的动人故事，传递着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至死不渝的家国情怀，以声音的起承转合呼应着精神情感的层层递进。

《脊梁》中大学生合唱团的演唱传递出青春与信仰的力量。当序曲中“所有星河都与汗水有关，所有光贴起脚都能看见。相信相信的力量，所有梦都能实现”的合唱响起，和声在剧场空间中回响，观众被歌

声环绕，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同时，合唱是集体记忆与时代精神的表达，科学家精神的背后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奉献，合唱形式恰与这种集体精神形成声韵呼应。尾声合唱《中国脊梁》恢宏歌声与激昂旋律同时迸发，“所有的梦，都在黄河里流淌/所有的爱，都凝聚着长城的担当/一腔热血燃烧祖国的渴望/告诉世界，我们是东方的太阳/巨龙腾飞，江河滚烫/百年接力，挺起中国脊梁/科技强国，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致敬中国脊梁”，在这种从领唱到合唱的声部递进中，个体的仰望与奉献在声浪中被聚合为一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音乐诗剧中的配乐不同于其他剧种的背景音乐，它拥有更主动的叙事参与性。《脊梁》的配乐在与朗诵和合唱的交织中发挥着听觉空间的建构功能。在“母亲的呼唤”篇章，当科学家面临留洋与归国的艰难抉择时，配乐融入悠长旋律与厚重音色，旁白随之慷慨激昂：“再粗壮的缆绳也会被飓风斩断，斩不断的是萦绕在心头牵系着母亲的呼唤；启锚吧，这是一只渴望眼穿归心似箭的船。这是一只面朝大海百折不挠的船。这何止是一条船，随他启航的有着无数条船，这条船被风浪托举着，她的心装满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配乐与归国这一振奋人心的情景形成听觉上的情感共振。在“无声的沉潜”篇章，配乐以持续低音营造沉静克制的气氛，配合低沉旁白：“一条大船运行，需要沉潜，一艘巨轮沉潜，还需寂寞无声。为了祖国甘愿默默坚守，一腔热血，却要一直隐姓埋名。”配乐与“沉潜”的主题形成高度契合。

当科学家精神通过朗诵、合唱与器乐配乐的三重声韵结构进入观众的听觉世界，成为一种直接诉诸

感官与情感的美学体验，完成了从叙事到精神升华的美学跨越。

光影：空间叙事的沉浸美学

《脊梁》的舞台设计简约庄重，以恰到好处视频承载精神力量、以光影色调烘托人物心境，这种设计思路本身就蕴含着对诗性美学的追求。

《脊梁》善于运用舞台投影，生动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心怀家国、矢志科研、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感人故事。当投影画面从袁隆平在稻田中躬身的剪影、屠呦呦领取诺奖的录像，跳跃到钱学森生前最后工作的影像，观众看到了一幅将一生奉献给祖国、跨越时代与学科的科学集体肖像。影像语言配合台词，接连出现奔腾的河流、巍峨的长城、翱翔的雄鹰、灿烂的星河，引导观众在听觉与视觉的双重审美下产生深层情感共振，走近科学家精神，走进中国脊梁的世界。

《脊梁》的灯光设计在简约与写意之间找到了独特的视觉语法。序幕“仰望星空”中灯光以蓝色为基调，冷白光在舞台上形成星光的效果，与屏幕上流转的星河影像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仰望的氛围。“不灭的心灯”篇章中以“灯”为核心意象，串联起科学家在黑暗中坚持探索的精神历程。灯光通过色温的冷暖变化实现舞台空间的转换，暖黄色的灯光往往与“家”“母亲”“归国”等温暖场景相配合；冷色调的灯光则多出现在戈壁荒漠、科研攻坚等情境中。这种冷暖变化与剧情的情感逻辑形成精确的同步，以写意的方式促使观众完成了对科学家精神的情感共鸣。

音乐诗剧《脊梁》以诗性、声韵、光影三重维度的美学建构，为主旋律舞台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美学启示。在诗性维度上，《脊梁》将诗歌的抒情性与戏剧的叙事性深度融合，使科学的理性之光融入艺术的感性温度。在声韵维度上，《脊梁》以朗诵、合唱与配乐的三重叠奏，以韵律、节奏与和声直接触动观众的情感与感知，将精神的崇高转化为可“听”的审美经验。在光影维度上，《脊梁》以灯光造境，以简约而有力的视觉语言，使科学家精神在光影的变幻中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审美体验。

《脊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科学家精神的深情礼赞，更在于它证明了主旋律艺术同样可以抵达诗的高度，带给广大观众深沉的感动。这种感动，既来自于科学家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铮铮铁骨，也来自于《脊梁》以诗、乐、剧、影交织而成的那个审美世界。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爱国与奉献是流淌在诗句中、回荡在声韵里、凝结在光影间的真实情感与生命力量。



塞上要氏一门四艺赋

◎王钟



《乐园》 要红宇



尝闻广东“苏氏五杰”，河南“尹氏三兄”，皆同出一门，驰誉画坛。今包头“要氏四姐弟”，画、塑、剪、雕（木艺）各展其能，堪称艺坛奇观。

近有“艺脉相承——要红宇·要鸿鹏·要红霞·要福正造型艺术展”，展于内蒙古美术馆。因身处异地，未克前往，故网搜“要氏四姐弟”新旧佳作，以足心愿。

余感其一门多艺、艺精志笃，乃作赋曰：

阴山巍巍，黄河汤汤。北疆厚土，钟鹿城之灵秀；河套清风，育匠门之清芳。有要氏一门，四姐弟各擅一艺，辉煌耀上。无科班之资历，无豪门之依傍，以勤勉为舟，以热爱为桨。数十年耕艺不辍，千百次琢玉成光。开造型艺术之盛景，续乡土文脉之华章。

长姊红宇，以笔载道，一纸传芳。专攻国画，兼工带写，擅擅其长。《蒙古博克系列》，乃见搏克手昂首如岳，筋肉贲张处竟生写意。其笔锋自“细”入“粗”，墨韵由“工”返“拙”，恰似长调穿云，铁蹄踏霜。《童年》《秋趣》、忆儿时岁月，绘纯真模样；画荷韵静美，工写相融，出尘而含香。佳作百幅，题材广博，大作臻品，藏于国家艺堂。独开草原人物画之新境，尽显巾帼丹青之担当。

仲弟鸿鹏，执刀雕琢，塑刻沧桑。雷霆于手下，壑峰于胸臆。初涉油彩，展平面之万象，后攻雕塑，塑立体之轩昂。纳西方雕塑精髓，取简约厚重之质，融本土家国情怀，铸雄浑刚健之章。雕古道长风，凝边塞豪气；塑工人硬骨，壮九州伟梁。《古道劲风》着意风卷尘沙，彰显荒原傲骨，名作陈于馆苑，光耀四方。《钢铁工人有力量》、铁臂横空，托起山河新气象，丹心映日，炼成世

纪大文章。

三妹红霞，巧手裁云，剪绘双长。承慈母之技艺，传剪纸之辉光，古法新变，艺重神张。方寸之间容宇宙，毫厘之处见汪洋。且看《童心常在》，形似而神来，稚趣纯真；更喜《吉祥包克图》，剪纸成铁艺，灵鹿呈祥。绘民俗万象，意趣飞扬。《乌兰牧骑到嘎查》非诗而胜诗，《秋山醉》浑然与精致共当。著书立说，艺坛一帜。艺林留痕，引后学以登堂。德艺兼修，佳品国馆已收藏。

季弟福正，榫卯传薪，木艺凝香。承先父大木作之绝技，研微缩古建筑之精良，不用一钉一铆，全凭榫卯咬合，构亭台之精巧，筑楼阁之堂皇，雕传统家具之雅致，续古建筑之绵长。微缩木艺《六角亭》，梁柱细若笔杆而榫卯精严，飞檐薄如蝉翼而翘角高扬。功力于细微之处，巧思于古朴中藏。以木艺续古韵，薪火不亡。

今四姐弟作品联展于内蒙古美术馆，佳作琳琅。国画、油画铺展卷册，雕塑、剪纸各展其长。刺绣、微缩木艺藏韵，老品、新作同室耀光。题材广博，涉草原牧歌、钢铁工匠、山水花香；形制兼具，有巨幅宏富、精巧小品、非遗旧藏。内容丰富，或雄浑壮阔，绘北疆山河之壮美，或温婉细腻，传乡土民俗之温良；或精巧玲珑，续传统工艺之余韵，或刚健厚重，展时代精神之柱梁。三百八十余件珍品，荟多元艺术于一堂。四股匠心，情寄家国；三代艺脉，搏动铿锵。尤对慈亲之厚报，于桑梓之情长，于艺苑之焕彩，于国艺之增光。

嗟乎！感其德艺双馨；沐其芝兰芬芳。愿鹿城四弟，身兼双健；突破故有，再铸辉煌！



《乌兰牧骑到嘎查》 要红霞



《钢铁工人有力量》 要鸿鹏

理性看待影视与文学「双向圈粉」

◎周慧虹

随着影视剧《低智商犯罪》《消失的人》等的热播，相应原著呈现热销之势，各地书店纷纷将此类热门新书摆放在显眼位置，方便读者寻找。与此同时，当前在微信读书平台，《主角》《低智商犯罪》分列热搜榜第1位与第3位，已读人数分别为28万、26.6万；《低智商犯罪》作者紫金陈所著《高智商犯罪》也排在热搜榜第5位，影视IP对图书阅读的拉动效应明显。

影视与文学，正上演着一场热闹的“双向圈粉”，这为两个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对影视行业而言，优质文学IP从来都是内容创作的“压舱石”。马伯庸的作品有着极高的影视转化率，盖因其原著兼具历史质感与叙事张力，为不同形式的改编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此外，像风靡数十年的《大唐狄公案》，以及紫金陈笔下的社会派悬疑故事，皆凭着扎实的文本底蕴，凭着对人性的聚焦与现实的探讨，为影视改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避免了创作者在悬浮的剧情里打转。

而对图书业来说，影视的热度助力相关产品“乘风而行”。今年“五一”档票房冠军《消失的人》，改编自作家贝客邦的《海葵》，这一作品其实曾于2022年就被改编为悬疑剧《消失的孩子》。此番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带动原著成为近期图书市场的热销品。再如，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大唐狄公案”文库本，正是借着其不断被改编为影视、话剧等多种形式的热度始终不减，遂使这套兼具学术分量与阅读趣味的经典，被新一代读者所认识，也让出版社有动力去打磨精品译本，推动经典的普及。

不过，热潮之下，隐忧也随之而来。当“书影联动”成为流量密码，一些从业者不免陷入急功近利的误区。部分创作者将“能否卖出影视版权”当成了写作的核心目标，写出的作品看似节奏紧凑、冲突十足，实则更像未拍摄的剧本，丧失了文学本该有的语言质感与思想深度。一些出版社则忙着蹭热度，粗制滥造的“影视同期书”层出不穷，几张剧照、拼凑的剧情介绍，就能草草出书，不仅消解了出版的文化属性，也消耗着读者的信任。还有些出版社跟风扎堆悬疑赛道，导致内容同质化严重，不少IP只是昙花一现，热度褪去便无人问津。

想要让这种双向互动走得更远，就需要从业者善于趋利避害，守住内容的本心。创作者要沉下心来打磨文本，不能为了改编而创作，让文学先成为文学，再成为IP的源头。出版社宜做长线的IP运营，别只盯着短期的流量红利难以自拔，最好能像《大唐狄公案》文库本那样，用心打磨译本、完善内容，让经典的价值真正沉淀下来，走得更远。影视改编也应尊重原著的内核，挖掘文学当中的深度，切勿总拿IP的名字做流量的幌子，惟其如此，方能使IP的生命力真正延续下去。

至于社会公众，亦当学会理性选择，提升自己的文化消费质量。面对观影热、追剧潮带来原著情形，不必盲目跟风下单，还是要懂得分辨真正的优质内容，选择靠谱的出版社与版本，尽可能避开那些徒有其名的跟风、应景之作。更重要的是，从观看到阅读，不该只是为了延续一时的“剧瘾”，关键要主动去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毕竟，影像能给我们直观的感官体验，但文字里的心理描摹、细节铺垫，以及作者藏在故事里的思考，是屏幕无法完全传递的。不管怎么说，真正的文化消费，不应是跟风的狂欢，它需要的是在流量的热潮里，找到实实在在的精神养分。

总体而言，影视与文学彼此呼应、相向而行，有助于文化产业的良好循环，前景可期。当各方坚守职业初心，协同正向发力，使屏幕上的故事能带着我们走进纸页的世界，也令纸页里的文字转为屏幕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那么，相信这场双向奔赴，不会只是一时的喧闹，而是能够为推动文化产业的长期繁荣提供可靠动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